獨醒雜志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近年大魁多齊年，木待問、趙汝愚皆生於庚申，鄭僑、黃定皆生於癸丑，王佐、蕭國梁皆生於丙午，沈晦、李易皆生於甲子。推而上之，呂蒙正、馮京皆生於甲寅，蔡襄、何昌言皆生於丁未，徐奭、梁固皆生於乙酉，王曾、張師德皆生於戊寅，呂溱、楊置皆生於甲寅，賈黯、鄭獬皆生於壬戌，彭汝礪、許安世皆生於辛巳，陳堯咨、王整皆生於庚午。所傳其生庚者如此，意其他尚有之。

汪聖錫本名洋，集英臚唱賜第，御筆更名應辰，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。

贛之龍南、安遠，嵐瘴甚於嶺外。龍南之北境有地，曰安寧頭，言自縣而北，達此地，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。歐公記至喜亭，以為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，皆調入其地者垂於死亡，出境乃免也。

宣和四年，朝廷信童、蔡之言，欲招納北人，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種公師道為河東、河北、陝西路宣撫司，都統制王稟、楊可世副之。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，師道既至高陽，見宣撫使童貫，問出師之日，因極論其不可，曰：「前議某皆不敢與聞，今此招納事，恐不可以輕舉。苟失便利，誰執其咎。」貫曰：「都統不用多言，貫來時面奉聖訓，不得擅殺北人。王師過界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，又安用戰。今特藉公威名以壓眾望耳。」

遂作黃旗，大書聖語，立於軍中以誓眾。督師道行甚亟，師道不得已，遂調軍過界河。師道未濟，已有北人來迎敵，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，惟整陣避之而已，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，士卒死者甚眾。復還界河之南。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，師出何名。師道遣其屬康隨，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。眾嘩然，曰：「安得此事。」遂薄我軍，箭發如雨。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，告以北人之語，且問進退之策。宣司不知所為，乃令移兵暫回，北人追襲，直至城下。屬大風雨，士卒驚走，自相蹂踐，兵甲填滿山谷。知真定府沈積中，以其事聞於朝，上怒甚，遂罷師道兵柄，責授右衛將軍致仕。師道上表稱謝云：「總戎失律，誤國宜誅。厚恩寬垂盡之年，薄責屈黜幽之典。孤根有托，危涕自零，伏念臣西海名家，南山舊族，讀皂囊之遺策，知黃石之奇書。妄意功名，以傳門戶，荏苒星霜之五紀，始終文武之兩塗。緩帶輕裘，自愧以儒而為將。高牙大纛，人驚投老而得侯。屬興六月之師，仰奉萬全之策。眾謂燕然之可勒，共知頡利之就擒。而臣智昧乘時，才非應變，筋力疲於衰殘之後，聰明耗於昏瞽之餘，頓成不武之資，乃有罔功之實。何止敗乎國事，蓋有玷乎祖風。深念平生，大負今日。豈意至仁之度，不加既耄之刑，俾上節旄，亟歸田里。乾坤施大，螻蟻命輕。皇帝陛下，睿智有臨，神武不殺，得駕馭英雄之要道，明制服夷狄之大方。察臣臨敵失機，不出求全之過計。念臣守邊積歲，嘗收可錄之微勞。許免竄投，獲安閑散。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，擢白髮以數衍。煙閣圖形，既已乖於素望。灞陵射獵，將遂畢於餘生。」嶽公飛微時，嘗於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。飛時貧甚，翁熟視之，曰：「子異日當貴顯，總重兵，然死非其命。」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翁曰：「第識之，子，豬精也，豬碩大而必受害，子貴顯則睥睨者眾矣。」飛，靖炎間起偏裨為大將，位至三孤，竟為讒邪所害。

建炎初，里中有狂者，自稱為毛道人，往來諸大姓家，人不以為甚異。一日，江漲，不解衣而涉。未登岸，人疑其溺。既濟，衣裾皆不濡，人始異之。嘗館於馬田胡氏，夜半忽舉火焚其門。主人驚救，毛升屋大笑，眾怒，以戈逐之。不見所在，有頃，乃聞其聲在米斛中。欲啟鑰毆之，賴救獲免。明早，遂顧之他，於其門上書字曰「胡某九十」，某人未幾而卒。毛莫知所然。《玉笥實錄》以為隱於山中云。

路真官為兒童時，有一道人謂曰：「能辦二十千來，用當授子以一術。」路信之，然尚為兒童，累時營求，然後能具。道人者持錢去。數日，邀路往一屋回閑，屋中有油與蜜數甕，令食之，久而後盡，大瀉血穢幾死。乃刻符印，乃授以文書治鬼之法。其父知之，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。尋又得之，父意其竊取，詰責，對曰：「非竊也，不知又何從來耳。」其父怒，破其符印，焚其文書。有頃，符印、文書復具。父乃知其有異，不復禁其所為。路能作太陽丹，置蒸餅面果粒於掌，望太陽噓呵，揉而成丹，其色微紅，以

授病者，服之良愈。崇觀間，有宮婢病狂邪，如有所憑。召路入禁中，令作丹而不能成。左右嘩曰：「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。」蓋京師廂王家賣胭脂也。路曰：「適被召，迫促而來，神氣不定，故丹不成，乞賜盥漱再造。」有旨賜之，已而成丹，以授病者，下咽而愈。路之捕治鬼物，其術甚神，人多能言之。其子孫嘗為人言，其得術之初如此。

里中有富家翁，喜啖鱉，其家廝役爭求供之。一日，有莊氓饋巨鱉，翁喜，亟付之庖。庖人解其甲，則見肉理盤旋，與常鱉殊不類，亟以告翁。呼饋者詰之，對曰：「前三日過溪上，見一蛇於草間吐吞涎沫，蟠縮不動。後再過此，不復見蛇，而鱉殆蛇之變，尚新甲，雖鱉而身尚蛇也。」翁自是不復食鱉。

又《道士傳》得一言，兒時捕魚溪中，嘗獲一鱖，而尾有二足，細視之，則老蟆也，由是知老蟆亦能變而為魚。今思老蟆與鱖魚之形亦相肖，世常言蛇化為龍，不知亦有化鱉者。經雲雀化為蛤，而不知蟆或變為魚也。

禪僧問話，語幾於俳。嘗記一禪寺，每主僧開嘗，輒為一伶官所窘。後遇易僧，必先致賂，乃始委折聽服。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，卜主僧之能否也。他日又易僧，左右復以為請，僧曰：「是何能為，至則語我。」明日果來，僧望見之，遽曰：「衣冠濟濟，儀貌鏘鏘，彼何人斯？」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，乃袖出一白石，問曰：「請獻藥石。」僧應曰：「吾年耄矣，齒牙動搖，不能進是，煩賢細抹將來。」觀者大笑，其人愧服。

又一僧本屠家子，既為僧，頗以禪學自負，家欲折之，伺其升堂，教其徒往問曰：「賣肉床頭也有禪。」其僧就答云：「精底斫二斤來。」問者初未授教下句，倉猝無言，乃笑謂僧曰：「汝欲吃耶？」聞者絕倒。

舍法之後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，廬陵解六十八名。至紹興癸酉，其數亦未足。時鄭少卿作肅為守，既拆號書榜畢，謂諸考官曰：「解額未盡復，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？」曰：「有。」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。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，添取一名，乃劉廷雋，廷雋遂擢第。

維揚有石塔院者，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。龍德幸維揚時，嘗欲往觀，先遣人排辦供奉，諸珰環視之，嘆賞曰：「京師無此制作。」有一僧從旁厲聲曰：「何不取充花石綱。」眾愕然，龍德尋聞之，遂罷幸。

朱靦，本一巨商，與其父殺人抵罪，以賄得免死。因遁跡入京師，交結童、蔡，援引得官，以至通顯。欲假事歸以報復仇怨，先搜奇石異卉以獻。探知上意，因說曰：「東南富有此物，可訪求。」受旨而出，即以御前供奉為名，多破官舟，強占民船，往來商販於淮浙間。凡官吏、居民舊有睚眥之怨者，無不生事害之，或以藏匿花石破家。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，靦求之不得，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。惠山有柏數株在人家墳墓畔，靦令掘之，欲盡其根，遂及棺槨。若是之類不可勝數。故陳朝老以謂，東南之人，欲食其肉。

蔡京諸孫生長膏粱，不知稼穡。一日，京戲問之曰：「汝曹日啖飯，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。」其一人遽對曰：「從臼子裏出。」京大笑。其一從旁應曰：「不是，我見在席子裏出。」蓋京師運米，以席囊盛之故云。

陳忠肅公在宣政間，嘗大書杜少陵《哀江頭》一詩，人莫有知其意者。蓋公明於數學，逆知國家靖康之變，而不欲言之爾。

王覆道安中初學東坡書，後仕於崇觀，宣政間，頗更少習。南渡以來，復還其舊。嘗見其晚年所書，真得東坡筆法者。

東湖先生嘗會棋於湖山堂，食罷偃息，倏起，疾言曰：「予作詩數十年矣，適於床頭得《少陵集》，試閱之，忽有聽見，元來詩當如此作。遂有『不知何處雨，已覺此間涼』之句。自是落筆皆平易。」自然之妙，人不能學。

少陵古詩，有歌行吟嘆之異名，每與能詩者求其別，訖未嘗犁然當於心也。嘗觀《宋書·樂志》以為詩之流有八：曰行，曰引，曰歌，曰謠，曰吟，曰詠，曰怨，曰嘆，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。世豈無能別之者，恨余之未遇也。

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，謂其妻與子曰：「我死之後，汝母子必大窮困，無以自活，然無輕鬻此屋。某年某月某日雨作，可候於門，有避雨者至，可迎拜之求哀，當有所濟。」其人既死，妻子果不能自立，欲貨其居者屢矣，念其父死時之言，遷延及期，亦既雨作，母子候門。有客亦至，如所教迎拜懇祈之，其人始不答其請，徐詰其所以，具道父言。乃笑謂曰：「汝父之術亦異矣。」指示其東廂下，俾劚地求之，得銀數百兩。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。

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，一日於都堂議事不合，秦據案叱翟曰：「狂生。」翟亦應聲罵曰：「濁氣。」二公大不相能。翟怒一堂吏，面奏乞究治其不法。秦欲以此逐之，遂前奏曰：「翟某擅以私意治吏，事傷國體，不可施行。」翟因力陳其故，且乞罷政。退復上疏，以為秦檜私植黨與，讒害善良，臣若不早乞回避，必為睚眥中傷。疏猶留中，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，因防秋托事求去。汝文遂罷政，依舊政仕。

裏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，以為難遇，不復可見也。鄉人楊元皐為舉子時，嘗夢人告之曰：「子欲及第，除是撞著張果老撐鐵船。」元皐心甚疑之。紹興初，以鄉舉就吉州類試，一禪剎為試院，元皐試畢，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撐船，旁題云：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。元皐喜，以為符夢中之言。榜揭，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，元皐預其一。元皐，名邁。

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，其篇首曰：「聖人序卦，噬嗑之後繼之以賁，習坎之後繼之以離。噬嗑者，有物為間之象也。習坎者，乘時覆險之象也。為我之間者，不可以不去。既已去矣，用文之時也。故賁之彖曰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為我之險者，不可以不除。既已除矣，用明之時也。故離之彖曰：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」其說云云。後遂為舉首。晚年就乙丑特奏名，廷試復用其說，策入四等，補文學出宮。繼獲漕舉，復試禮部合格，廷試仍以此說為對。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，體仁申其說曰：「光武取諸新室，則去間除險之時也。又恢一代之規模，則觀文重明之時也。」遂為天下第一。後數年登朝籍，兼崇政殿說書。講《易卦》偶至噬嗑，體仁仍用去問觀文之說，甚稱上意，秦丞相又器重之。自御史一再遷，遂參知政事。

廬陵商人彭氏子，市於五羊，折閱不能歸，偶知舊以舶舟浮海，邀彭與俱。彭適有數千錢，謾以市石蜜。發舟彌日，小憩島嶼，舟人冒驟暑，多酌水以飲。彭特發奩，出蜜遍授飲水者。忽有蜑丁十數躍出海波間，引手若有求，彭漫以蜜覆其掌，皆欣然舐之，探懷出珠貝為答。彭因出蜜縱嗜，群蜑屬饜，報謝不一，得珠貝盈斗。

又某氏忘其姓，亦隨舶舟至蕃部，偶攜陶瓷犬雞提孩之屬，皆小兒戲具者。登市，群兒爭賀，一兒出珠相與貿易，色徑與常珠不類，亦漫取之，初不知其珍也。舶既歸，忽然風霧晝晦，雷霆轟吼，波濤洶湧，覆溺之變在頃刻。主船者曰：「吾老於遵海，未嘗遇此變，是必同舟有異物，宜速棄以厭之。」相與詰其所有，往往皆常物。某氏曰：「吾昨珠差異，其或是也。」急啟篋視之，光彩眩目，投之於波間，隱隱見虬龍攫拿以去，須臾變息。暨舶至止，主者諭其眾曰：「某氏若秘所藏，吾曹皆葬魚腹矣，更生之惠不

可忘。」客各稱所攜以謝之，於是舶之凡貨皆獲焉。